

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

不老的“闽南红旗渠”

本报讯 77岁老人林清乐回到家乡云霄，第一件事，就是去看看他当年参与建设的石碑渡槽。

这段渡槽离地20米高，从繁茂的树冠上凌空飞出，方正雄健，如一支利箭分割天空，也标刻了林清乐等一代云霄人的人生转变。50年后，重把栏杆拍遍的他才知，自己青年时参与建设的事业，是如此了不起。

地处福建漳州沿海的云霄县，千百年来饱受干旱之苦。20世纪70年代初，为彻底解决“守着漳江种旱田”的窘境，在以李文庆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带领下，云霄和邻县东山的5万多名建设者，用近三年时间，劈开24个山头，建成连绵85.81公里的引水渠，将漳江水从重山之中引出。渠水不仅滋润云霄，还跨过八尺门海峡，以无私胸怀为海岛东山输水50年——这条渠也因此得名“向东”。

从群山到海岛，从农田到都市，渠与槽蜿蜒矗立，润泽了几代云东人民，见证了云东的发展巨变。曾经的“缺水县”云霄已成为农业大县，拥有40种国家地理标志产品，被誉为“全国地标第一县”；而东山更从一个“沙漠岛”蝶变为“旅游岛”“海鲜岛”，每年吸引数百万海内外游客观光驻足。

“只知渠水清如许，不知水渠何处来。”随着当初的建设者们老去凋零，向东渠的故事渐入尘烟。近年来，当地积极开展抢救性发掘，50年前那场激荡人心的“建渠故事”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。向东渠，是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群众攻坚克难、艰苦创业的一面旗帜，也是闽地人民自力更生、和衷共济的生动案例。

向东渠，是一道奔流不息的精神图腾。

干群一心，重整山河

三面环山，一面沿海，从高空俯瞰云霄城，漳江穿县而过，向东流入东海。

史载，唐朝初年，陈政、陈元光父子入闽，先后在云霄、漳浦、龙溪建置州郡，是闽地纳入中原文化版图的重要事件，也是闽南文化的起点之一。

陈元光面对的云霄，还是一片瘴气弥漫的海滨莽荒。面对陌生环境，他开荒筑城、请设漳州。为纪念陈元光，闽南人民称其为“开漳圣王”，开拓进取、自力更生的“开漳精神”也融进闽南人的血脉中。

1969年底，军人出身的李文庆调任云霄县负责人。初入云霄的李文庆所面对的云霄，各方面条件落后，尤其是“顽疾”干旱问题，长期制约云霄经济发展，困扰百姓生活。

云霄县虽靠海沿江，但由于漳江河床低浅，且水利建设落后，雨来则涝，雨过则旱，云霄千百年来一直面临“守着漳江种旱田”的难题，当地有民谣形容“三天无雨火烧埔，一场大雨变成湖”。据《云霄县志》记载，宋熙宁十年（1077年）至新中国成立前的800多年间，云霄发生严重干旱20余次。而邻县东山情况则更为严重，全岛没有一条溪流，是有名的“沙岛”。

云霄老人方松有至今记得，一家人从干涸的河床里取水，放在水缸里沉淀



渡槽与云霄县城遥相呼应。 谢勤伟摄

许久才能喝。当时人们把对水的渴望寄托在新生儿的名字里——方松有的家族里，有人叫“咸水”，有人叫“水源”。

李文庆到任后的第一个开春，就见识到干旱的威力：烟叶苗已种下地，却无水可灌，水稻秧苗插不下去，全县急得团团转。

天不下雨，漳江断流，深井见底。李文庆奔走协调，四处找水之际，一则消息让他眼前一亮——邻县漳浦建成了朝阳渠并成功引水。

兴修水利，云霄并非没有尝试过。在20世纪60年代的云霄抗旱工作中，群众就曾采用竹管引水、戽斗瓢水、水车踩水。云霄还组织过沿漳江建设抽水站和水库，但由于工程规模小，杯水车薪，干旱难以根治。

道理很清楚：要解决全县的缺水问题，必须建设大型水利工程，如果能学习漳浦朝阳渠，从漳江上游引水，贯穿全县至农业密集的南部平原，则有望彻底扭转云霄的干旱状况。

然而，李文庆的这一构想在当时近乎“异想天开”。“千万别干这劳而无功的事”“漳江那点水，根本引不到南边”“要干也要等上级来布置，县里无能为力”“盲目开工，要是半途而废，水利反而变成水害，我们将成为千古罪人”……在一场讨论会上，大家七嘴八舌，说来说去，就是没办法、不能干。

李文庆也知道，大家的意见各有道理。当时，省市一级能划拨的资源有限，云霄作为山区穷县，县财政仅有“紧巴巴”的30万元，要建设大型水利工程，一没有专家指导，二没有水泥钢材，三没有经费，“一穷二白”，如何能建成？

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。李文庆18岁参加革命，参加过著名的济南战役、淮海战役、渡江战役等大型战役，长期的革命经历锻炼了他的韧性和决心。

他深知事业能不能成，关键在民心向背。当时恰好有一批水利技术人员在云霄，李文庆找到他们连夜召开论证会，专家得出结论：困难虽然不少，但只要县里有决心，群众能齐心，还是可以做成的。

想通环节，说干就干。除了前期勘测和设计外，云霄还组织3000余人到漳浦朝阳渠参观，回来后大家倍感振奋，质疑声渐渐少了，全县的人心凝聚在一起。

1970年9月17日，浩浩荡荡的建渠工程正式拉开序幕。

在云霄县向东渠事迹展示馆，一张

张老照片诉说着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。男人攀山采石，女人肩挑锄挖，就连下了课的小学生，也挑起一筐筐碎石子。睡的是工棚，吃的是地瓜粥，头顶烈日，有时还要应对台风，虽然条件艰苦，但照片里的一张张面孔上，仍洋溢着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

这是一场全县人民共同打响的战役。位于全县最南的陈岱公社，任务工地在全县最北的马铺高山，群众便午夜出发，徒步夜行70多公里，中午抵达工地开工；向东渠规划中未流经的4个公社，也自带干粮赶赴工地……从马铺高山到陈岱海口，云霄大地上，社员、居民、干部、师生等前后4万余人走上工地，参与向东渠建设。

50多年后，回忆起开工场景，98岁的李文庆仍印象深刻。“他们挑柴米、扛锄头，把行李往地上一放，就在荒山野岭上搭起工棚，放眼工地，红旗飘飘，4万建设大军浩浩荡荡，漫山遍野都是云霄人们挥汗如雨的身影。正是人民群众的实际行动，给了我们建设向东渠的勇气和无尽动力！”

自力更生，山海奔赴

站上世坂渡槽远眺，在起伏群山和城镇烟火之间，一条天河横卧重峦其中，勾勒着山河的形状。

今日的山河，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。在向东渠的建设中，人们逢山建水渠，遇水架渡槽，用双手改变了家乡的面貌。

工程开工不久，石狮山一块巨石就拦住了水渠去路。群众们看见满山硬邦邦的石头，无不面露难色。列屿大队书记蔡天宝眼看士气低落，立刻组织起一支突击队，带头系上麻绳，抓起铁钎就吊下悬崖，在距离地面40米高的峭壁上将这块巨石撬下。随着巨石轰隆隆落，群众们也信心大增。

经过两个多月攻关，列屿大队在峭壁上开凿出一条长450米、宽3米的盘山渠道，打通了向东渠的咽喉。

挖掉了车头岭，凿通了后坑洞，劈开了石狮山，削平了双溪岩，搬掉了“金交椅”，打通了岭南门，填平了虎头山，堵住了流石坡……仅用了两年半，人们填、炸、挖、砌土石方438.5万立方米，创造了当代“愚公移山”的奇迹。

党员带头，干群一心，热火朝天的气氛也感染了云霄各行各业的人们。铁器社加班加点，仅用20多天就赶制出2300多支“锄头公”；当时云霄没有运输汽车，连拖拉机也少见，县医院把仅有的一辆工作用车拿来运建材；城关的

商业部门还专门组织“货郎车”，把补给送到工地上。

一些不沿渠的公社也主动参与进来。方松有当时任洲渡村书记，尽管他所在的东厦公社挨不着渠水，老百姓却一点没有袖手旁观的意思。“上工地没有伙食费，大队就把耕牛卖了，女同志还自告奋勇，组成了铁姑娘突击队。”时隔半个世纪，方松有仍能清楚说起公社完成的一组数字：410米，20个槽墩，288天。

建设这样一个工程，仅靠一腔热血是不够的。

巧妇难为无米之炊，首先要解决的是材料奇缺的问题。买不起钢筋水泥，云霄县北部梁山所产石头可做主材，但采石场距离渡槽工地平均17公里以上，从开凿到运输成本都很高。人力有极限，如何在保证工程质量的前提下，用最少的石料引最多的水，成为向东渠必须攻克的一个难题。

可不可以把渡槽两侧的槽壁设计得薄一点？原设计中，传统方式垒起的槽壁厚度为80厘米，技术人员冥思苦想，和群众再三讨论，最终从闽南常见的水车结构中获取灵感——水车虽然腹板薄，却兜得住大量的水，靠的就是薄壁两侧的纵向肋木补强。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计算，最终决定在石条槽壁外侧加固钢筋混凝土的肋形框架，由此槽壁可减薄至20厘米，大大节约了石料和人工。

这样实用的技术创新，在向东渠建设过程中比比皆是：为了节约石材，渡槽槽墩被改为空心瘦身结构；为了节约木材，人们改良了传统“满堂式木拱架”，在地面制作好木拱部分后，吊装到槽墩卡槽上；向东渠经过南溪时，由于河床地质不稳定，建设凌空渡槽难以抵御台风地震侵袭，于是又大胆采用“倒虹吸管”设计，解决了难题。

……

当劳动号子响彻云霄时，一海之隔的邻县东山，同在与大旱作斗争。

自1970年底算起，东山已有8个月未曾下雨，一些水井中水浅得仅能用戽斗“铲”起。当时，县委书记谷文昌离开东山已有7年，他带领建设的红旗水库已经见底，承载全岛人民希望的木麻黄也焦急地期待水的滋养。

另一边，随着工程进入正轨，李文庆有了新的想法。在一次地区抗旱协调会上，李文庆拉住东山县负责人刘华堂，“既然向东渠最终要到云霄南部，为何不再加把劲，引入东山岛呢？”很快，两县决定共建向东渠。

面对云霄的一片热忱，东山也倾其所有回应，开山凿壁的队伍中，自此出现一群渔民的身影。人口不过数万的小岛东山，几乎举全县之力，派出1万余名建设者渡过八尺门海峡，承担起向东渠南半段的建设任务。

向东渠“继续向东”代价不菲。为了让水自流到红旗水库，达到自流灌溉，云霄县先后3次改变设计方案，把源头大坝提高20米，沿途渠道、渡槽全部抬高，延长引水渠道10多公里，仅土方一项就增加了115万立方米工作量。“云霄、东山两县为邻，都苦旱久矣，云霄人民应当将心比心。”李文庆说，“水不过东山，向东渠算不得胜利！”

（下转第三版）